



福建省中医临床经验彙編

第一輯

福建省中医研究所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本庫群

(H42/2)

舊揚祖國圖
舊道產公司
會主義建設
服務

八月六日

一九四九年
八月六日

福建省中医临床经验彙編

(第一輯)

福建省中医研究所編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号)

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1号

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15/16 捷頁：1 字数103,000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90

统一书号：14104·17

定 价：(7)四角四分



前　　言

自从我省正确地貫徹党的中医政策以來，在各級党政的領導和鼓舞下，全省中医在防治疾病，保卫人民身体健康方面已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与此同时，在党的發揚祖国宝贵医学遺产、丰富現代医学内容这一正确的号召下，全省中西医緊密地团结和合作，在中医藥科学研究工作上，也有了良好的开端。許多中西医在臨床上，通过科学的觀察和研究，初步总结了不少宝贵的中医临床經驗，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医的治療水平，給今后中医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資料。

今年五月間我省召开的中医临床研究报告会，就是对本省近两三年来中医临床研究工作所进行的一次檢閱。从报告会上收到的近百篇論文来看，內容丰富多采，其中有許多是根据秘方、单方、驗方，进行临床研究，总结療效。不但研究的范围很广，而且有許多是具有較高的科学水平的。这說明本省两三年来中医临床研究工作，是有一定成績的。我們为了更广泛地交流、推广这些研究的成果，进一步研究和發揮中医中药在臨床上的治療作用，特将报告論文彙編成冊，分輯出版，以供各地研究参考。

福建省中医研究所

1958年5月

26644

目 录

一、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83例初步报告	晋江專区第一医院 泉州市联合中医院	(1)
二、“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总结	莆田醫院“乙型腦炎”治療小組	(18)
三、中医治疗白喉52例初步报告	林守銓	(36)
四、中药复方治疗傳染性肝炎54例的临床分析	盛國榮	(47)
五、白毛藤治疗血吸虫病伴发黃疸六例初步报告	嚴守正	(56)
六、敗醬草治療晚期血吸虫病伴发腹水9例	林恒春	(62)
七、中藥瓦楞子丸治疗晚期血吸虫病肝脾肿大92例	翁充輝	(66)
八、用針灸處理內服較大劑量海群生而引起的反應的初步觀察	李學耕	(78)
九、凤尾草治疗細菌性痢疾80例初步报告	王 野 劉慶清	(81)
十、小儿痢疾51例中医治疗初步总结	福建省立医院 小儿科	(93)
十一、野麻草治疗阿米巴痢疾的初步报告	曾秉熙	(104)
十二、黃藥子流浸膏治疗甲狀腺中毒症26例	福建省人民医院	(109)
十三、中医治疗慢性多发性神經炎一例報告	王福寿 陈应龍 朱希亨 戴天啓	(118)
十四、甘草烏賊骨粉劑治療胃及十二指腸潰瘍病的疗效	潘麟士 陈自黎 郭寿鈞 柯汝器 王子長	(123)
十五、中医治疗慢性腎炎60例的初步報告	福建省人民医院慢性腎炎中医治療小組	(132)
十六、紫癜病十三例的中医治療報告	吳味雪 陈桐雨 李楚鑾	(142)

一、中医治療“流行性乙型腦炎”

83例初步報告

晉江專區第一醫院
泉州市聯合中醫院

自1956年7月至9月整整三个月中，我們就所收容的經西醫根據臨床症狀及部分血清診斷肯定は乙型腦炎の98例，无選擇地對83个病例（15例是在7月上旬中醫師尚未常住院負責治療的期間收容的）采用中醫治療。茲將治療經過，作初步報告如下：

（一）工作情況

1.病者進院後即由西醫詢問病史，進行檢查（包括腦脊液及血清檢查），在肯定診斷後，由中西醫共同觀察病情，每日最少巡視病人兩次。中醫主要根據四診及辨症處方，西醫則進行體溫、脈搏、全身狀態、化驗結果及神經系統的檢查和觀察。所用的藥物盡量避免用西藥或者中西藥同時并用。所有處理都是經過中西醫兩方同意才進行，在護理上也是如此。

2.我們特約了兩家靠近醫院的中藥鋪專門配藥和代煎，以代替1955年所用的成藥和提煉藥。用暖水壺裝藥汁，按時分給病人服下，不能吞服者用鼻飼法。

3.中西醫巡視病人時，互相介紹檢查結果及對治療的意見，主要是由中醫師根據中醫的脉理及病症對西醫進行講解。

对一些极重型的病例，我們都是从各方面密切配合来进行急救；对死亡病例，也进行一番分析，求得經驗教訓。在整个过程中，我們曾召开过数次小组會議，以及时解决有关治疗的一些問題。

（二）98例的一些統計材料的分析

晉江专区以泉州市为中心的这一地区，几年來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流行病学上的特点，是比较一致的。

1. 在性别方面：男性患者是占多数（74.79%），和1955年的70.7%相差不多，但如何来解释男性患者较多，尚待进一步調查研究。

2. 在年龄方面：10歲以下的儿童占71.43%，比去年的52.73%为多，可以肯定，流行性乙型脑炎是一种小孩較易被感染的疾病。

3. 至于职业及季節的情况，一般和以前相类似。我們肯定，乙型脑炎在这个地区是終年都可以出現的，而以七、八、九月为流行的主要季節。

4. 在19个死亡病例中，有9例是1—5歲，8例是6—10歲，1例是11—14歲的儿童。說明絕大多数死亡患者都是在14岁以下的儿童。这和其他地区所报告的小孩死亡率較低的情况不同。

（三）治疗結果

应用中药治療的83例，死亡率是15.66%（死亡13例），如果进院不足24小时者除外（4例），則校正后的死亡率为10.84%，比去年治療20例的死亡率12.5%有了降低。这就不

是过去一般应用西药治疗所能取得的效果。

83例中，有后遗症者仅两例，均为失语兼痉挛性瘫痪，显然比过去用西药治疗时少得很多。

83例中死亡的13例，死亡原因全部是呼吸中枢麻痹，未发现因为其他并发症致死者。

从疗效的观察，我们注意到如下情况：

1. 病程日数：以发病后起至体温恢复正常时止，作为病程期限的标准，平均在7.65日，有22例在五日内结束病程。

2. 服药后退热日数：应用中药治疗后，平均在3.83日内退热，有24例是在三日内退热。

(四) 经验和体会

1. 对于高热病者的处理，我们认为一般应重用石膏、犀角，并以金汁代茶。石膏重用至四两，一直用到热退，头有微汗，病情渐解。此外，可以兼用酒精擦浴及针刺辅助，一般不采用头部冷敷。针刺穴位除大椎外，如涌泉、合谷、十宣等也可用，均以刺激末梢神经诱导方法，帮助退热。

2. 对于痉挛或抽搐频剧、角弓反张等的处理，除应用镇痉药外（如双钩藤、天麻、天竺、牡蛎、石决、生芍），重者每日服止痉散两三次，同时针刺十宣、曲池、手三里、合谷、涌泉（留针）、外关、风池、劳宫等穴（每次适当选用几穴）。角弓反张则加针大椎、身柱，有良好而迅速的效果。我们急救时也配合应用鲁米那、水化氯醛、付醛及氧气。

3. 对于完全昏迷的病者，应用足量的安宫牛黄丸为主，至三四日之久，再加针刺（穴如前法加减），用留针法。

4.对于精神症狀表現煩躁者，則先用紫雪丹、承氣湯、白虎湯合清瘟敗毒飲出入。

5.对于失語的病例（在此次83例中共有5例，都是在精神意識恢復時呈現失語症），我們主要是采用針刺法（取穴為神門、內關、頰車等），并于所服方藥中加金蟬10個，效果頗佳。

6.我們所應用的主要藥物如羚羊、犀角等，均用大量，每劑至少用一錢五分，最多用至三錢；但都是用價格便宜的安南羚羊及廣犀角，事實證明效果亦不亞於正貨。同時我們認為煎劑比提煉藥的效果好。藥的服法及劑量，採用大量頻飲方法，可以減少嘔吐，保持藥效。

7.在治療過程中，我們認為汗法及下法對乙型腦炎不是絕對禁忌，這和石家庄的經驗有所不同。至于腰椎穿刺，如果目的是採取一兩次作化驗之用，有時也可以解除腦壓過高所致的嚴重症狀，是許可的；但過多過頻的穿刺，我們認為對病情是不利的。

8.完全應用中醫方法來治療乙型腦炎是可靠的治療方法，沒有併發病，青霉素或其他抗生素是可以完全不用或極少應用。

9.西医是可以通过中医的經驗，学会用中医方法来治療乙型脑炎的。

（五）治疗方法

我們這次所採取的治療方法，是依照1955年的治療方法，并在某些方面加以變通。

1. 1955年的治疗方法：

第一期（初期）恶寒发热、头痛、呕吐、项强、无汗或有汗、嗜卧，用辛凉解表法，如葛根、石膏、桂枝、生芍、黄芩、甘草（葛根汤加减，适用于脑炎初起第一天）。

第二期（初中期）发高热、抽搐、神志昏迷、项背强直，用清凉解热镇肝熄风法，如羚羊、石膏、黄连、钩藤、知母、山梔、黄芩、生芍、竹叶、荷叶、连翘、丹皮、甘草（清瘟败毒饮加减，适用于脑炎初中期）。

第三期（极期）发高热、角弓反张、神志昏迷、小便失禁、牙关紧闭、两目直视，用清凉解热镇痉熄风法，如紫雪丹、安宫牛黄丸合清瘟败毒饮、止痉散加减（适用于脑炎危重期）。

第四期（后期）热退或稍退，或呈弛张热，角弓反张已缓解，或抽搐已停止，用养阴清热法，如鳖甲、牡蠣、元参、生地、生芍、黄芩、石决、麦冬、甘草（二甲复脉汤加减，适用于脑炎恢复期）。

如个别病例症状复杂，则采用随症治疗法：

(1) 高热、神昏、抽搐兼见大便不通者，用紫雪丹合大承气汤（大黄、芒硝、枳实、厚朴）。

(2) 热降，神志清醒，而大便不通者，用石膏、知母、大黄、元明粉、甘草等。

(3) 热度稍降，项背强直尚未恢复者，用牡蠣、生地、生芍、黄连、石膏、钩藤、天麻、羚羊等。

(4) 四肢颤抖甚，用镇静药无效者，用地龙、鲜丝瓜藤（重用）、海风藤、生芍、羚羊、生地、威灵仙、黄连、蜈

蜈、全蝎、当归、川芎等，井行刺合谷、曲池、大椎、风池、阳陵、三里、涌泉、人中、龈端等穴（用重刺激留针法）。

2. 1956年治疗方法（与1955年稍有不同）：

初期：虽有嗜睡、头痛、呕吐、发热等症状，但须注意到有挟湿偏热之不同。挟湿者舌苔白腻、脉滑，用芳香化秽，辛温逐湿，佐以辛凉清解，如藿香、茵陈、佩兰、白蔻、朴根合颗粒散；偏热者舌苔黄、脉数，用辛凉清解法，如清瘟败毒饮等（我们这次未遇到这种病例）。

中期：神昏、谵语、高热、项强等，大都挟风燥内热。轻型者用清瘟败毒饮（用其主药），加羚羊、犀角；中型或重型者，应用紫雪丹来防止火邪入脑。若已昏迷则用安宫牛黄丸以引热外出，若至痉搐、角弓反张、项背强直者，则用羚羊、止痉散合清瘟败毒饮，并加针刺疗法。

后期：热度在 37°C 左右，而病症属于轻型者，则用养阴法，如三甲复脉汤、增液汤等加减；如热度在 38°C 左右而病原属于重型者，则用复脉汤及少许紫雪丹。

（六）特殊病例的分析

例一：颜××，男性，9岁，住院号14696，住院日期1956年7月18日。

症状：发热头痛，伴有恶心呕吐，时有谵语，发病4天始住院。住院前一天晚上有抽搐，随后现人事不省，大小便尚正常，无咳嗽。检查：体温 40°C （肛），脉搏150次/分，呼吸40次/分，昏迷状态，时作抽搐，眼睛向左斜视，角弓反张，喉间有痰声，颈强硬（卅），肺有痰音，心搏动快，无杂音，

腹軟，肝脾未觸及，提睾反射消失，膝腱反射消失，克氏征(+++), 巴氏征(-), 踝痙攣(-)。

脑脊髓液：液清，細胞數190，中性54%，糖五管陽性，潘迪氏反應陽性(+)弱。

血液象：白血球12,700，中性92%，淋巴8%。

處理：西藥用青霉素20萬單位/日、水化氯鈷及副醛；中藥用安宮牛黃丸。

7月19日，西医：情況同上，但全身有紅色皮疹，壓之會消退。

中医：面痙攣，左手抽搐，高熱 40°C (肛)，神志昏迷，全身紅疹，角弓反張，系極重型之乙型腦炎并发毒疹，至危急之症，重用安宮牛黃、丸清瘟敗毒散合井止痙散。

处方：停用青霉素，用安宮牛黃丸，烏犀角、生石膏、知母、銀花、連召、生地、黃連、蜈蚣、全蝎、甘草。

7月20日，西医：情況差不多，僅較少抽搐及嘔吐，但有輕度煩躁，疹子仍未退。

中医：高熱 40°C ，神昏，但呼之能應，疹子未退，項強，搐止。

处方：安宮牛黃丸，烏犀角、生石膏、知母、元參、赤芍、連召、銀花、甘草、山梔，金汁代茶。

7月20日下午，西医：情況如旧。

中医：今午檢查情況仍見嚴重，斑疹有內陷的趨向。

处方：生石膏、知母、烏犀角、紫草、丹皮、銀花、連召、生地、赤芍、甘草。

7月21日，西医：體溫降至 38°C 以下，時有震顫及輕度

惊厥，便秘，疹子仍未退，体征同上。

中医：热退，仍有抽搐，神志未复，全身斑疹渐次消退。

处方：安宫牛黄丸、犀角、地黄、丹皮、生芍、银花、竹叶、连翘、元参、生石膏、紫草、甘草，金汁代茶。

7月22日，西医：体温仍在38°C以下，嗜睡，呼之稍能应答，大便仍未通解，无再抽搐及呕吐，疹子大部分已消退，体征同上。

中医：热退，斑疹退，神志未清，项尚强硬。

处方：安宫牛黄丸、紫雪丹、犀角、生芍、元参、蜈蚣、全蝎、银花、连翘、川连、大黄、甘草，金汁代茶。下午再进一剂。

7月23日，西医：体温降至正常，神志尚未完全清醒，神經系症狀、仅瞳反射恢复，其他同上。

中医：角弓仍存，热退，疹亦退，主养阴存津退热法。

处方：安宫牛黄丸、紫雪丹、生地、元参、生芍、麦冬、丹皮、犀角、川连、甘草、牡蠣、龙骨、鱉甲。下午处方：銀花、連翹、紫草、甘草、丹皮、生地。

針刺：曲池、合谷。

7月24日，西医：体温正常，神志较清，但仍嗜睡，其他还好，神經系症狀，除颈硬及克氏征(+)外，其他反射等恢复正常，左侧上下肢瘫痪，左眼斜视。

中医：热退，神清，左半身不遂。

处方：紫雪丹、銀花、連翹、川連、生芍、生地、丹皮、石决明、牡蠣。

7月25日，西医：上午体温升至38.8°C(肛)，下午又

障正常，其他檢查同上。

中医：热有微升，神清，疹退，能言語。

处方：牡蠣、龍骨、鱉甲、生芍、麥冬、生地、元參、川連、銀花、連翹、甘草。

7月26日，西医：一般情况良好，一切恢复正常。

中医：热退，神清。

处方：三甲复脉湯加減。

7月27日，痊愈出院。

按：本病乙型脑炎症狀齊備，兼見斑疹，以中醫診斷系為疫疹，正合“疫疹一得”清瘟敗毒飲散症，雖病勢嚴重，尙可運用中藥治療。其次病人斑疹鮮紅，故运用清瘟敗毒飲為主，重用犀角、生地，兼用金汁解內毒。又雖以清瘟敗毒飲為主，中間又恐瘟邪持久不解，兼用銀翹、紫草，托邪外出，其病故能順序治愈。

例二：丘××，女性，6歲，住院號15332，住院日期1956年8月10日。

症狀：住院前7日感疲乏，食慾不振，翌日發熱，伴有嘔吐（是否有头痛未明，因患兒不會說），並現驚厥，反復發作，住院前兩天抽搐更頻繁，且呈昏迷狀態，大小便失禁，有輕度咳嗽，在外服藥未見效而住院。

體溫：39.5°C（肛），脈搏124次/分，呼吸25次/分，昏迷，時有抽搐。心肺正常，腹部軟，肝脾未觸及。

神經系統症狀：頸強（+++），深淺反射消失，克氏征（+），巴氏征（+）。（住院第一天在小兒科由西醫處理，給與青霉素及磺胺嘧啶，于11日轉本科。）

8月11日，西医：症状检查同上。

中医：昏迷不省4天，体温 39.5°C ，重型之症逆而难治！

处方：安宫牛黄丸、止痉散、牡蠣、龙骨、石决、鈎藤、川葛、远志、川連、川貝、連召、甘草。下午病仍不解，前方加辛夷芳香以开窍。

8月12日，西医：体温稍降，在 $38-39^{\circ}\text{C}$ 之间，症状及体征同上。

中医：症仍不解，前方加减再进。

处方：安宫牛黄丸、止痉散、龙骨、牡蠣、川葛、石决、川連、川貝、鈎藤、生地、連召、甘草。

8月13日，西医：体温在 $37.5-38^{\circ}\text{C}$ 间，仍神昏，但眼珠较活动，今天小便潴留。体检：心跳不规则，其他同上。给樟脑水。

中医：病仍不解，前方加减再进。

处方：安宫牛黄丸、龙骨、牡蠣、川葛、黃乙金、石决、川貝、鈎藤、生地、生芍、龟板、甘草。

針刺：涌泉、神門。

8月14日，西医：体温在 $37-38^{\circ}\text{C}$ 间，仍嗜睡，眼珠较会动，脉搏不规则，小便仍潴留。检查：巴氏征消失，余同上。

中医：体温 $37-38^{\circ}\text{C}$ 之间，无再呕吐，仍嗜睡，推之稍会出声，眼神较好，以潜阳养阴之法为主。

处方：安宫牛黄丸、石决、牡蠣、川葛、远志、石斛、元参、淮山、川貝、龟板、甘草。

針刺：神門、涌泉。

8月15日，西医：体温在37—38°C之間，不嘔吐，但仍嗜睡，時會微出聲。

神經系症狀：除項強(+)及克氏征(+)外，其他皆恢復正常。停用樟腦水。

中医：神不甚清，稍有知覺。

处方：生地、石斛、川貝、龜板、鱉甲、金蟬、川葛、麥冬、甘草、牡蠣、淮山、粳米、紫雪丹、安宮牛黃丸。

針刺：神門、涌泉。

8月16日，西医：情況同上。

中医：熱仍在37—38°C之間，情況如昨。

处方：紫雪丹、生地、川貝、龜板、鱉甲、金蟬、川葛、麥冬、甘草。

8月17日，西医：体温下降至37.5°C以下，神志較清，會說要拉大便。

中医：熱清神復，尙不能大声言語。

处方：去紫雪丹，只用鱉甲、龜板、元參、石斛、牡蠣、生芍、麥冬、甘草。

8月18日，西医：体温在37.5°C以下，神志清醒，大便秘結，今天開始吃飯。

檢查：頸稍強，其餘正常。

中医：熱退神清，能言語一兩句。

处方：前方再進。

8月19日，西医：一般情況好，一切恢復正常。

中医：情況如上。

处方：前方加黨參。

8月20日，西医：一般情况好，能吃、能笑、能言語。

中医：病愈，停药一日。

8月21日，情况同昨日。

8月22日，中医：体温稍升，在 38.5°C 左右。

处方：银翘散。

8月23日，痊愈出院。

按：本患者系为极重型，自8月11日起，处方曾用安宫牛黄丸，并重用龙骨、牡蠣、石决、川葛、川貝、远志、連召、川連、龟板，至13日病未見好转，仍昏迷不醒，病家要求出院，经我们耐心说服后留下。14日起加针刺涌泉、神門，同时仍持前方出入，加龟板、淮山、元参等以养阴祛痰。至15日病情有好转，眼珠能转动，偶能出声，即转用生地、石斛、川貝、龟板、金蟬、麦冬、甘草、牡蠣、淮山、梗米，以补脾养阴为主，同时再用紫雪丹、安宫牛黄丸以促进甦醒。至17日热降至 37.5°C ，知觉已复，尚不会言語，即停紫雪丹，专用三甲复脉之类以养阴，18日已能言語一两句，以后逐日好转，于23日出院。

本病始终未用过石膏一味，因本病于入院时已无阳明症，初以强心、醒神、鎮痉药，繼即养阴、醒神兼以芳香透邪，以养阴补脾为主，至里邪清淨，正气恢复而愈。其所以不用石膏者，症不见阳明，脉不见洪、大、数，又防止痰涌，故多用川贝、川葛、远志等药。

例三：汪××，女性，4岁，住院号015955，于1956年9月6日住院。

西医：发热7日，嗜睡、神昏、并有抽搐，眼球斜视，經